

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。她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？”我一时语塞。老人粲然一笑：“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，把浪漫留在你心里。”

婚姻是什么

飞机收起起落架的时候，机身猛地一震，我急速地右倾。“不要紧，就这么一下。”一只手温和却很有力地拉住了我的胳膊。

这声音来自我身边的一位白发老妇人。她穿着灰色羊绒衫、毛呢长裤，显得十分干练，她的白发卷曲，一双灰色的眼睛毫不因年迈而浑浊。这双眼睛让我认定她来自德国或者法国的某个地方。

“您的北京话很像我外婆讲的那一种，现在不大有人这么说话了。”我试探着说。老人的脸上涌起一种祥和：“这是我20岁时开始学的中文口音，1936年，还没有开始抗日。”我飞快地算出老人的年龄——80岁。但她的确不像80岁的女人。

飞机慢慢爬升，老人如自言自语般轻声讲述起自己的故事。她的家乡在德国法兰克福，父亲是一位建筑学教授。当时父亲有一名学生——一个英俊的湖北小伙子，他讲一口流利的德文，常常出现在她家的客厅里，在和父亲讨论问题的时候偶尔会偷偷看她，那时她17岁。两年后，25岁的湖北小伙子回国前留下一封信，除了用德文规规矩矩写下的致谢词之外，还有一张中德文对照的地址卡片：中国武汉……这个地址她只用过一次，用于给他发一封简短的电报：“将来武汉结婚，请等待。”

两人结婚后，一直在中国生活，1966年丈夫去世之后，她便定居北京。60年的时光已经让她完全中国化了，她穿过列宁服，拿过红宝书，有中国人人手一页的户籍卡片，用过粮票、布票、肉票……她讲一口地道的老北京话，她打趣说这叫作“嫁鸡随鸡”。

在她的观念里，丈夫的家就是她的家，所以，她每年回一次武汉。

从她的讲述中，我飞快地算出一个数字——30年，一个德国女人为一个中国建筑师守寡30年。我无法想象，是否老之将至或者老之已至的人，面对逝去的浪漫、时代的变迁、亲人的离去和生命的终结，都会有一份类似的平和。正如我无法想象，1966年她的丈夫和当时许多不堪忍受污辱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样，将生命连同他们婚姻中那一份相守的承诺一起结束时，是怎样一种切肤之痛。老人的叙述中没有任何愁苦，她几乎完全沉浸在少年夫妻的甜蜜之中。

飞机开始降落。“我可以知道怎样在北京找到您吗？”我小心地问。“五天以后我返回北京，咱们要是有缘，还可以碰上。”她笑着说。

在武汉市中心找到一家酒店住下来，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订下五天之后返京的机票，只为能与她重逢。因为这位老人，我开始无法抑制地想家，想念将在我返回北京时离开家去出差的丈夫。事实上从我做记者的那一天起，就已经开始习惯和丈夫的分离。他像灯一样守在一个固定的、叫作“家”的地方，而我像鸟儿一样乱飞。

我拨通家里的电话，是丈夫的声音：“就知道是你。”于是我给他讲起那位老妇人，丈夫静静地听着，就像每一个晚上我捧着茶对他云山雾罩地讲，而他对着我默不作声。“我知道你是欣赏我的。”相隔千里，我忽然就有了表达的冲动，而这是平日里我不会做的。

丈夫在笑，但他的话依旧淡然：“我在洗衣服、床罩还有窗帘，你想想，

一个老婆出差了的男人，除了这样消磨时间还能怎样？”这是丈夫一贯的表达方式，我似乎只有在异地的夜空下才能感觉到其中的深意。

五天的时间很快过去，在离开武汉前的最后一个上午，我专门去给丈夫买了一件毛衣。这是我若干次出远门中唯一一次带礼物回家。

我提前一个半小时到达机场，逡巡在换登机牌的地方，等待那位令我难以忘怀的老妇人。当灰色的身影出现在我的视线中，我们相视而笑。老人拉住我的手：“小姑娘，缘分也让你刻意营造出来了。”显然，武汉之行令她十分开心。

“下了飞机有男朋友接吗？”我摇头：“我丈夫今天下午的班机，出差。”老人笑了，双眼眯成一条缝儿：“聚少离多，我们当年也这样。你丈夫一定很不希望你出差。”我点头，说不出话，忽然就很想哭。“因为有分离，才显得在一起的时候很宝贵。”老人拍拍我的手，“我们在一起30年，之后我有30年的时间用来回忆。你离开家五天，有四个夜晚用于相思，很充实，对不对？”

我的眼泪落下来，打在她的手背上。我们仍然在机场告别。她钻进计程车之前很认真地问我：“小姑娘，你知道婚姻是什么吗？”我一时语塞。

老人粲然一笑：“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你爱的人，把浪漫留在你心里。”

回到家，看到丈夫留的字条：“我会用魂斗罗第六代的速度快去快回。”桌布、床罩和窗帘都是新换过的，屋子里飘着淡淡的姜花味道。我抱着那件柔软的新毛衣坐在地板上，把它贴在脸上，想着老人说的话——婚姻就是把稳定送给爱的人，把浪漫留在心里。（据新浪微博）

生活微博录

留给女儿的私房话：对于长久地维系一段亲密关系而言，好的性情比好的外貌重要，反思自我比洞悉对方重要，修养品德比掌握技巧重要。而对于获得更多的人生满足感而言，成就一个自强独立的自我比成功地维系一段亲密的两性关系更重要。

——黄茵微博

温情的一天可能是悲剧的开端，而被伤害的那一天，在日后无数次的回忆中，变得越来越温暖。尤其在年轻的时候，被狠狠地伤害一次往往比被狠狠地爱一次更有意义，生活阅历有所造就的肤浅，决定了我们对于爱，总是熟视无睹，而伤害，抵达的恰恰是我们一次次逃避却并不自知的内心。

——有个艾小羊

今天的天好蓝。北方的天，蓝起来挡不住，一大块镶满眼睛，一抬头就会惊呆。还没有发芽但快要发芽的树枝，深褐黝黑夹杂，游走在这块蓝上。看一会儿觉得空气里有高粱饴糖外裹着的那层糯米纸，痒酥酥在春风里飘摇，就在嘴边，舔舔就化了，嘴里是甜的。

——桑格格桑格格

下午走在海淀公园散心，身边一对情侣你依我依让人艳羡。忽然女孩说：“我们放风筝吧？”男孩很平静地松开女孩的手。我心中暗暗窃喜，准备看他们吵架。只见男孩把双手举在胸前，左手在右手在前，上下拉扯，看着天说：“你看风筝飞得多高呀。”再看旁边的女孩，脸上写满了幸福。我继续走，一个人走……

——柳三便

爱一个人，若要怀疑，从价值观直到皮肤的毛孔，都会存在分歧。一条一条地揪出来，彼此挑剔和要求，恨不能让对方高举双手臣服。但或许臣服也没有用。因为你就是爱这个人不够，所以连他多说一句话都会有错。

很多人都是带着“前任”一起，与“现任”谈恋爱：在“前任”那里伤过钱的，加倍爱钱。被“前任”伤过心的，格外掩藏真心。一生所经历的每段恋爱，都不是孤立的存在，一段恋爱的影响力，往往持续一生：让你变成更好或更糟的自己。最不聪明的人，是用曾经的爱情，惩罚未来的自己。



谈恋爱

男女在结婚之前一定要谈恋爱，这是婚姻自由的保障，对男女来说都是一种保护。如果，没有一定时间的恋爱期，我觉得婚姻自由也不会比封建婚姻包办强到哪儿去，也不见得是一种进步。

恋爱是一件幸福的事，更是一件严肃的事，男女双方要不断地斗智斗勇，如果稍有不慎就会把自己的一辈子幸福给耽误了。恋爱时，男的会为女的去拼搏，哪怕失败多少次，都不重要，重

要的是，这个男的能不能在你的面前一次次站起来，并且每一次都会有进步；一个男的在恋爱中都不能为你，为你们的将来去拼搏，只会一味地讨你的欢心，那你就别指望结婚后，那个男的会对生活负责。同样的，一个女孩不能为男孩去着想，去体谅，只会一味地撒娇，总是追求物质的享受，那么婚后想要一个温馨的家几率会很低。

为什么婚姻自由后离婚率反而高

了，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，把关的人变成了我们自己，变成了当局者，还是一个没有经验的当局者，把关的难度增大了很多。以前包办婚姻的时候，长辈会把关，处处会考虑，虽然婚前也许连面也没见过，但是婚后也能踏踏实实地过日子。

我想说的是，结婚前，一定要谈恋爱，要公开，这是婚姻自由的前提，不可缺少的一步。闪婚的游戏不能玩，那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，是一种退步。

若即若离

若即若离，捉摸不定，思前想后千百遍，觉得爱人的心意是可以捉摸的，但是，爱人的态度偏偏冷热不定，扑朔迷离，这是最令人疯狂的事。

曾经劝过一位世侄女，这位少女的决断能力很差，餐后侍者来问：咖啡或茶？她也可以考虑十分钟之久而下不了决定。我曾对她说：他日，如果你

遇到恋爱上的困扰，在两个男孩子之中决定不了爱哪一个，千万不必痛苦。因为如果你做不了决定，这表示你两个都不爱，根本不必考虑了。世侄女的父亲，是学贯中西，非同小可的人物，闻言立时称善。

对真正所爱的，根本不必选择，一定是全副心神地投入，没有选择的余

地。也根本不必去考验爱情，只是真心诚意地享受爱情。爱情是勇往直前、绝无顾忌的，不应该有若即若离的情形出现。若即若离，只能令对方痛苦，近乎疯狂地痛苦。《圣经》上说：不要试探上帝。去试探上帝，上帝在试探之下可能根本不存在。但是你坚信上帝，上帝就存在于你的心中。（据《广州日报》）